

梁晓声著

苦恋 ①

陕西旅游出版社



梁晓声'97作品系列之一

苦 恋_(一)

梁晓声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1 苦恋

这篇小说多少有点儿像一个延续了三十年的“追星族”的故事。一个远地偏村之花蕾少女的“追星”悲剧。往昔今兮,缘生缘灭情炽爱怜,个中命运厄错的旷味,岂是现在“追星”二字所可类比?使人恹恹地心疼芋子!颤芋子那一爱法,惶悚于仿佛嬗变成罪孽而又万难以爱濯之的被爱……

叹人间狰狰定数,独怆然而泣下!呜呼,生命何能承受如此之重?!……

108 又是中秋

人心真是怪异的东西啊,总会在特殊的时日,思念某些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人。而较为普遍的我们的所思所念,大抵又是由那些既与我们有深厚的亲情关系,命运又堕入到极不堪之境的人们引起的……

屈指数来,已有几个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人,被时代从我的人生藩篱内虏去了。有的逃亡国外,

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已被枪决。现在,又虏去了老隋。时代强大无比,我势单力薄,他们迷途难返,被时代所虏,又似乎极符合规律。

191 红磨房

恩泽倘若嬗变为债务,也是一种腐败的现象。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双向腐败。而它又往往容易嬗变而债务。

在中国,在许许多多紫薇村,以及类似紫薇村的地方,到处可见所谓“仁义道德”粉饰之下的丑陋和丑恶,到处可见卓哥式的人物……

一个离开了它整整三十年的男人回来了。的确,他带着下巴上刮不尽的胡茬和额头上抚不平的皱纹。他眼中凝聚着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生活无打算的迷惘和命运无着落的惆怅。他呆呆地伫立在一大丘红色的墟土旁。仿佛他的一切希望都在那一大丘红色的墟土里埋过,但却不知是否被别人全盗走了。他没能带着妻子和儿女一块儿回来。不,不是没能,而是——还没有……

267 山里的花儿

一位山村野孩子的自述……

一位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学生的人生历程……

一位京城经济学者的……

一朵充满芬芳的山里的花儿,还是一朵……

332 司马敦

干了几十年的老公安司马敦,退休前偏偏遇到了新问题……

人贩子、杀人犯、豆蔻年华的少女、哑巴、看司马敦如何处理……

378 钳工王

作者就国营企业、军工企业转换机制,一批批工人下岗,而当年曾为共和国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老工人、生产骨干面临着的问题,钳工王的作法对吗?请读者深思……

苦 恋

也许，这篇小说多少有点儿像一个延续了三十年的“追星族”的故事。一个远地偏村之花蕾少女的“追星”悲剧。往昔今兮，缘生缘灭，情炽爱怜，个中命运厄错的旷味，岂是现在“追星”二字所可类比？使人愀愀地心疼芊子！颤芊子那一爱法，惶悚于仿佛嬗变成罪孽而又万难以爱濯之的被爱……

叹人间狰狰定数，独怆然而泣下！呜呼，生命何能承受如此之重？！……

芊子是一个俏模俊样的乡下少女。

芊子十六岁了。

她是隐于本村的女“秀才”。不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且天资聪慧，文思隽敏，善骈对联。每年春节，从村头至村尾，家家户户屋门上院门上贴的对联，概出于芊子之口芊子之手。

村里并没有小学校。一个独身老头儿是她的文化启蒙之师。他非本村人。但已在村里生活十几年了。谁也不详知他的身世，以及他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落根此地。尽管他孤老可怜，但村人排外，并不将他当“五保户”照顾。何况他初来乍到之时，公开给村里的些个人们测过八字算过命，从此便怎么也洗不清传播迷信思想的罪名了。所以村人们并不因冷漠相待而感到有什么不妥。芊子善良，自十岁起，经常暗中给予他同情和帮助。作为报答，他

教芊子识文写字。凡六年间,她潜学之,他诚教之。

去年春季老头儿死了。

死前某一天曾慈爱地瞧着芊子说:“芊子呀,芊子,你这小女子啊,心太善了!常言道,世事混沌,善不能清。可惜我只教会了你识文写字,也没教会你点儿明哲保身的道理……”

芊子就跪下在他床前,泪汪汪地回答:“老师教会了芊子识文写字,芊子已是感激不尽了。若老师一病不起,芊子定不顾全村人的反对,日夜服侍你……”

老师眼中也渐渐淌下两行浊泪,连说:“不要不要,芊子你可万万不要那样!……”

第二天晚上芊子又偷偷去看他,他已不知去向……

半月后村人在山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将他就地埋了。连块坟牌也没立。

芊子难过了数日。她心里明白,他是因不愿她遭到非议,才躲到山上去死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认为她的老师便是一个大善人。

其实,爹娘是清楚她跟谁学会识文写字的。那老头儿活着时,爹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曾严厉地阻止过,学会识文写字,对自己的女儿毕竟是件好事儿,爹娘权衡这点儿得失的头脑还是有的。

老头儿既死,爹娘就三番五次地嘱咐芊子:“可不许说跟他学会识文写字的!他死都死了,死无对证!你自己不说,没人敢逼着你非承认跟他学的不可!你就说照着本儿破旧古书,自悟自学的……”

芊子不愿惹爹娘生气。逢人问,便照爹娘嘱咐的话说。那么说时,内心里觉得非常对不起老师。每到老师的坟那儿去请求原谅……

后来山洪爆发,将老师的坟冲平了。将老师的尸骨卷得无影

无踪……

白菜没有白菜美

猪肉没有猪肉香

这是芊子家灶两旁贴的对联。村人们都认为是芊子的“名联”，曾口口相传，广博盛赞。爹娘听了，当然是极得意的。而芊子则往往羞笑，对村人们的盛赞，心中大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不过写了两句合仄押韵的大白话罢了。

她还私下里写过几首仿古诗。寂寞之时，喜欢坐在床沿儿，左右摇晃着身子，漫声儿背咏……

轻风抚青草

黄蜂觅黄花

春水一塘静

田蛙几声呱

这一首是她颇自赏，常背咏的。

……

现在，芊子被关在她家的柴棚里。门从外边用很粗的木杠顶牢了。腿脚被捆着，手臂被反缚着。

是爹娘将她这样的，如果爹娘不将她这样，她哥也会将她这样。哥长她七岁。三年前成的家，分户另过了。

不因别的事儿。只因县剧团又来村里为忙过夏锄秋的农民们演戏。分明的，芊子是恋上了县剧团那个每在戏中演许仙演董永演宝玉的小生。芊子自己也向爹娘和哥哥承认，她的的确确是爱上那小生了。她爱他爱得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她第一次看他演的戏就爱上他了。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她那颗少女的心开始被爱所折磨，还不到十五岁。可怜的芊子呵，在一年多的日子里，她几乎夜夜梦见自己变成了白娘子，变成了七仙女，变成了林黛玉，和那个演许仙演董永演宝玉的小生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地爱着。有时像爱在戏里。有时像爱在生活里。情窦初开的乡

下少女这一种单恋，其迷幻又热烈的想象，究竟更贴近戏里还是更贴近生活，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芊子更不愿对别人说。

自从她的单相思被她自己公开，她就成了村人们流短蜚长，口舌交谤的目标了。那一种议论纷纷，聚蚊成雷。尽管芊子本人颇不在乎，却使她的爹娘和哥哥在村人们面前觉得大失家誉，抬不起头来。

其实芊子也不是自己公开了内心里的暗恋的。是被别人当场看穿并逼她说出的。那一次县剧团又来村里演戏，芊子趁没开场，钻到幕后，偷了一只戏靴。她认定那是那小生的戏靴。她将戏靴抱在怀里，像偷了一样旷世宝物，心头撞鹿地往家跑。她跑在路上被结伴儿去看戏的几个女人遇着了。她们自是万分的奇怪。而芊子心里，当时则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能夜夜怀抱着所爱之人的戏靴睡，从此于愿足矣。

芊子的判断没错，戏靴果然是那小生上场必穿的。他叫戴文祺，时年二十六岁。比芊子整整大十岁。尚未婚娶，是县剧团的台柱子。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的英俊当年迷倒了全县年轻女人的心。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梦中与他爱在一处的女人，绝不仅仅是芊子这一个乡下少女。

他该穿戏装了，却哪儿也找不见另一只戏靴了。不只他一个人急，全剧团的人都跟着急。

他说：“刚才我化妆时还在的嘛，怎么转眼就会少了一只呢？”

于是大家都被发动了到处找。

于是有人怀疑被猫狗叼了去。

于是有人到幕前请求早已黑鸦鸦坐了一片的农民们稍安勿躁，讲明演出时间拖延的原因……

那几个路上遇见芊子的女人们一听，就一齐站起来嚷嚷，说不是被猫狗叼去了，是被芊子那小狐媚偷去了。说她们还以为是

“戴小生”喜欢她那张好看的脸子，情愿地将一只戏靴赠给她的哩！她们还真是那么以为的。她们乱嚷嚷时，内心里起先那一份儿凭空的妒意，便获得了很彻底的释放。

“戴小生”觉得事情涉嫌到他的名声了，在幕后坐不住了。一只脚着戏靴，一只脚着便鞋，高一步低一步走到幕前来了。县剧团的台柱子是个非常顾惜自己名声的人。他清楚自己在全县女人们心目中多么有魅力。故此他一向言行谨束，在女人们面前刻意保持住一种本能的庄重。他成份不好。父亲是解放前的县长秘书。他唯恐给人以轻佻的印象。他知道如果一旦有什么闲话染身，那自己就甭想继续演戏了。尽管他是剧团的台柱子。而他爱演戏。在当年，像他这样一个出身于“敌伪人员”家庭的年轻男人，能被允许登台演戏，就是侥幸揪住着最好的人生了。除了演戏，他也不知究意再该爱些别的什么。甚至不敢轻意爱上某一个女人。他宁愿活在戏里。卸了妆脱了戏服，他在台下是一个沉默寡言自甘孤闷的人。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替自己辩白。以委屈极了的话语大声宣告，他根本没见着过什么“钎子”什么“钎头”的，一名演员怎么会轻佻到随便将戏靴赠给一个小女子的地步呢？何况戏靴是剧团的公物，非属他个人的东西！……

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当时也坐在台下，而且坐在前排。这时他们都坐不住了。一齐站起，扑向那几个女人，意欲教训她们。当爹的当娘的当哥哥的当嫂子的，自然都感到在全村人面前受了奇耻大辱。

“胡说！你们红嘴白牙地在这儿胡说！”

“我们家哪一辈子也没出过贼！你们当众编排我们芊子的瞎话哩！今天跟你们没完！……”

若非有剧团的人和村里的人从中劝解，双方便也撕打作一团了。

于是有人说——偷或没偷，去审审芊子，搜一搜，就清楚了么！

表面听起来，不失为主持公道的话。其实这么说的人，是存心激化起一种事端，乐得有热闹可看。对于他们，看本村人互相打骂一场，是比看县剧团演戏别有一番意思的。

搜和审的主张，正中那几个女人下怀。她们明明亲眼看见了芊子抱着那一只戏靴兴冲冲地往家里跑啊！她们想芊子肯定刚到家，料她也不至于能将那只戏靴藏到天涯海角去……

她们一片声地乱嚷嚷——去搜！去搜！搜不出来，我们都当众向那小狐媚子道歉！……

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又哪里肯示弱呢？示弱不就意味着心虚了么？心虚不就等于默认了么？他们都不相信，他们的芊子竟会偷一只戏靴！她偷一只戏靴干什么嘛！

剧团的带队，左右为难了一阵子，嗫嗫嚅嚅地说——那，就去问问那个芊子吧！

就他的本心而言，并不愿去一户老乡家里审他们的女儿，搜一只戏靴。何况他知道，每次都坐在前几排看戏的这老两口，是一户贫下中农。县剧团送戏下乡，是文艺服务于贫下中农的好事。反而为了一只戏靴去搜一户贫下中农的家，去审贫下中农的女儿。传开了影响多不好哇？搜出还则罢了，如若搜不出来，自己也得跟着那几个女人陪礼道歉呀！

但是找不到那一只戏靴，“戴小生”可怎么登台演戏呢？老乡们早早地就吃罢了晚饭，聚集在麦场了，主要还不是冲着要看“戴小生”的戏才来的么？

这时“戴小生”开口了。

他说：“算啦算啦，别去搜了。就当是猫狗叼走了罢！只要乡亲们不计较，我不穿戏靴为大家演一场也行的！”

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却不依。

他们说——那不行！你行我们不行！事关我们芋子的名声，没个结果，就难还我们芋子清白！不还我们芋子清白，叫我们芋子往后怎么做人？

当爹当娘当哥哥当嫂子的，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不可能不为他们的芋子考虑得更多些。芋子已经十六了，一转眼小姑娘就将变成大姑娘了，从此不清不白地落下了偷名，找婆家都是难事儿啊！

那几个女人们对“戴小生”的调和也不依。她们觉得事关她们的名声。倘若不从芋子家搜出那只戏靴来，她们一个个不都成了专爱凭空编造瞎话诬损他人名声的长舌妇了么？

她们也都说——非搜不可！非搜不可！这事儿不搞个水落石出，谁清谁白，大家伙都甭打算看成戏！

结果，在许多不甘寂寞的男人女人的怂恿下，几乎全村的大人孩子都离开了麦场，兴致勃勃地奔往芋子家……

芋子将那只戏靴偷回家，翻来复去地看，喜爱得放不下。其实那是一只已经旧了的，有些地方已经开线了的戏靴。一寸多高的白靴底儿，已经不那么白了。黑布的靴面儿上和靴腰上，并无任何花边儿。那是许仙穿的一只戏靴。许仙家境贫寒。戏靴自然朴实无华。如果是公子哥儿宝玉穿的戏靴，一定就是另一类了。那类有花边儿的，美观的，看去显得富贵的。“戴小生”那一天正是要为村人们演“断桥相会”，芋子也就只能偷到许仙的戏靴，无奈偷到公子哥儿宝玉的。

芋子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终于的，她算是拥有了一件她所爱之人的东西啊！十六岁的芋子，正是由于看“戴小生”的戏，才渐悟了一些男女之情的幸福和欢悦，才对所谓爱似乎明白了一些内容，滋生起了空前的向往和渴望。但那向往，那渴望，其实是极单纯的。也不过就是乡村的土戏台上，男女演员间软语温存，含情脉脉，耳鬓厮磨的作状程式罢了。

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十六岁的乡下少女芊子，其心灵的封闭程度，还不足以使她由爱进而联想到性。那完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尽管她不明白什么“柏拉图”。

芊子对那只戏靴是喜爱得放不下啊！真是把玩不够啊！她竟禁不住地，用她那少女的红润的花瓣儿似的唇，去吻那戏靴的已经明显脏了的白底儿。那是这少女成长到十六岁以来，第一次用她的唇吻什么。她很惶惑于自己竟会那样儿。她独自地害羞起来了，羞得一张俊俏的脸儿红极了，也热极了。

“芊子，芊子，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怎么变得这样儿不知害臊了啊？……”

她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一边就将自己又红又热的脸儿，偎贴在那戏靴的靴腰上了。

她学着戏腔又自言自语：“许郎，许郎，我的相公啊，你可知道芊子的心，想你想得有多么苦么？……”

那一刻，她的两眼非常的明亮着，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幸福极了的光彩。

突然她听到了外边的嘈杂声，扭脸朝窗子一看，见许多人已闯入了自家院子。

芊子大惊，料定人们必是因她偷的这一只戏靴而来问罪的。她当时偷它可没想太多。她以为所爱的人儿会有好几双戏靴呐！如果她明知他就带了一双戏靴下乡来演戏，她才不会偷呢！她再怎么暗恋他，怎么因天天夜里想他而大睁着两眼难以入睡，也是绝不肯做使他着急的事的。

芊子慌乱之中，将那只戏靴掖进被子里。刚一转身，哥哥已率先闯入她的屋子。随后闯入的是爹，是娘，是嫂子，是那几个女人，和剧团的带队。这些人前后脚进芊子的小屋，她的小屋就“人满为患”了。再挤不进屋的男女老少，围在门口，聚在窗口，都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向屋里望。屋里屋外的人们的目光，都齐

刷刷地瞪着芊子的脸。

剧团的带队一见芊子，笑了。他和颜悦色地说：“我当芊子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姑娘呀！我几年前就熟悉你了！我们每次来村里演戏，你不是都坐在第一排看的么？每次演完了，你不是还都爬上台帮我们收拾东西的么？……”

哥哥不待他说完，使劲儿将他推开了，近前一步，将芊子逼在墙角，厉声喝问：“你在家干什么呐？”

芊子胆怯地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细声细气儿地回答：“哥我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那你脸咋这么红？”

“我……我……”

芊子想说她也不知自己脸咋这么红，但又觉得这么说是在撒谎。芊子是个极诚实的女孩儿家，不惯撒谎。她吱吱唔唔地不知究竟该如何回答。

“你跟她罗嗦这些废话干什么！”

芊子的哥，又被芊子的爹使劲推开了门。爹逼在她面前了，比比哥更可怕的面孔厉声喝问：“芊子，你！……偷了一只戏靴么？”

芊子是更加胆怯了。恐惧使她那张脸儿由红渐白了。

“你给我说！你倒是说不说？！……”

爹一抬脚，脱下了一只鞋，高举着威吓芊子。

娘从旁气急败坏地给爹助威：“不说就打！”

哥也脸红脖子粗地吼：“对！不说就往死里打！”

十六岁的女儿家，自尊心很强了。芊子是第一次在全村人面前遭到自己亲人如此这般凶恶的审讯。她的自尊心散碎了。她流泪了。

只有嫂子很怜悯她。

嫂子说：“爹，娘，你们好言好语地问，别吓坏了我小姑嘛！”

而哥哥举臂对妻子大声指斥：“滚开去！没你插言的份儿！”

嫂子脸一红，悄没声儿地躲到人们后边去了。嫂子一向是极怕哥哥的……

“爹，我……我没偷什么戏靴……”

从没撒过谎的芊子，被逼无奈，不得不撒谎了。她长到十六岁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莫大的羞耻。因为自己偷的行为，也因为自己不得不当众撒谎。

她开始暗暗后悔自己偷了那只戏靴。

她在心里说：“许郎啊，许郎啊，我的相公啊，我芊子这都是由于太多情了，才落到这个地步呀！”

她的眼泪，就更加忍不住地涌出了。

“都听见了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吧？”

爹挥舞着手中的一只鞋，冲屋里的人们，也冲门外和窗外的人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芊子没偷！我们芊子从不撒谎！……”

那几个女人早就沉不住气了。

她们中的一个挤到芊子跟前，指手划脚地说：“你没偷？怀抱着一只戏靴张张惶惶地往家跑，半路被我们遇见的是谁？不是你，难道是鬼变的另一个芊子么？……”

“我……反正我没偷……”

芊子喃喃地辩白着，毕竟是那么的心虚，话说得更加细声儿细气儿了。

“你还嘴硬？看来不搜出那只靴子，你自己是根本不会承认了！”

“对！搜吧搜吧！不搜出来，显得我们姐妹几个，串通一气儿诬蔑人似的！”

于是她们就这儿那儿搜起来。

慌乱之中，那只戏靴藏得难以躲过人眼去。一个女人发现被子鼓得不对头，跨过去一掀，戏靴暴露了。

屋里的人，门外窗外的人，一时的都肃静了。

那女人将戏靴抓在手里，得意地用另一只手连连拍着说：“这是什么？大伙儿看这是什么？”

她又冲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冷笑着说：“还夸口你们家祖祖辈辈就没出过贼么？还夸口你们芊子从不撒谎么？不是我们姐妹几个串通了诬蔑你们芊子吧？……”

爹眼直了。

娘呆若木鸡。

哥哥嘿了一声，无地自容地抱着头蹲下了。

芊子哇地一声哭了。她从那女人手中夺下戏靴，紧紧搂抱在怀，如同一位小母亲紧紧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并决心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似的。

芊子一时没了理念。她只有一个想法了，那就是，自己可以丝毫不顾惜了，名声可以丝毫不顾惜了，什么都可以不顾惜了，但就是偏不使别人从自己怀里夺去那只戏靴。她是横下一条心，非要那只戏靴不可了！

她失声大哭着，紧紧搂抱着那只戏靴，以乞怜的泪眼望着人们，身子不由自主地也贴墙缩下了。

剧团带队的人终于有机会又凑到芊子跟前了。

他以商量的口气说：“芊子啊，把戏靴还给我好不好？没有这只戏靴演员上不了台吗？大伙儿都等着看戏呢！”

芊子哭得哀伤极了。

她连连摇头：“不，不，不……”

窗外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以一种过来人的眼里揉不进沙子似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半大丫头肯定是迷恋上那戴小生了！”

屋里屋外的人们听了，一时的就面面相觑。

芊子的嫂子气愤地嚷：“胡说！你污蔑我小姑！”

嫂子又俯下身，将自己的脸凑近芊子的脸，急切地问：“芊子，

她是胡说吧?你并没迷恋上那戴小生吧?……”

不料芊子泪涟涟地,泣不成声地说:“是……”

“是?……你说不是!芊子你说不是呀!”

嫂子心中替自己的小姑叫苦不迭,她暗拧芊子的胳膊。

这时的芊子,是宁愿说实话,而不愿担一个偷名的。她觉得自己承认迷恋那个“戴小生”,自己所遭到的羞辱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一点儿也不可耻的。并且,是心有其甘的。而若从此担一个偷名,则是很冤枉,很可耻的。她常听到村里一些个已婚的年轻女人拿那“戴小生”互相调笑。她们那时说的一些话。是很猥亵的。尤其那几个带头到她家里来搜戏靴的女人,甚至常放纵自己淫荡的想象,说些自己和那个“戴小生”在被窝里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的行房之事。她们那些话常使芊子只听了半句就面红耳赤起来。哪怕正和她们在一起干着什么活儿,也会丢下活儿,心里暗骂一句“不要脸”,一扭身赶紧捂着耳朵跑开去。她们那时一个个面生异彩,两眼放光,都并不觉得可耻,反而觉得乐在其中,美在其中似的。村里的男人们从旁听了,也都不认为她们可耻,还都笑。甚至包括她们的丈夫们,都显出很爱听的样子,从不喝止她们。任由她们的话越说越不堪入耳,越下作。既然她们一向的也是公开地将那“戴小生”当成一个想象中的情夫,作践他的名声那么的忍心,那么的肆无忌惮,她芊子承认自己喜欢他,倒有什么可耻的呢?起码与偷字相比,是并不怎么可耻的吧?村里的女孩儿家,有的仅比她大一岁,就改大了岁数,早早地结婚嫁人了。承认自己只不过暗暗迷恋一个值得迷恋的,事实上也是许多和她同龄的女孩儿家暗暗迷恋的男人,究竟有什么罪过呢?

芊子内心里这么想着,于是就抬起了头,以她那单纯又善良的眼睛环视着众人,乞怜地也是勇敢地说:“我喜欢他演的戏,也喜欢他人……”

屋里屋外的人们,又是一阵面面相觑。